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第七回 奪椅桌預早移書 慶花壇終宵鬧酒

卻說此人乃係翰昭，聞報田禾被割，忿忿不平。即向凌氏索些費用，稟告千總黃公。黃公提兵至北沙捕捉，但見殲陌缺陷，海墘填平。只有禾頭而凌賊已遠遁矣。當日，貴興率眾搶割歸來，散諸嘍囉。（如此散棄則何益矣。）宗孔等日夜與之交遊，投其所好。（非惟貴興所好，眾嘍囉亦有所不嫌。）漸喪其德，終不自省。

是年雍正六年正月初旬，貴興家中賀正蘭花大放，香飄□里，氣透盈階，吐得燦燦爛爛，人人咸來爭鑒。正是：

花迎麗日高低放，

氣遂春風遠近聞。

古云：牡丹雖好，倩葉扶持。凡物必有陪襯相映，然後可以悅目。即如一個美人，雖有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，諾禿著雙腳，視之不特無景，而巨增嫌。當日，貴興家裡之花雖然吐得芬芳，開得美豔，自覺花盆不甚雅致，不過石灣土產。（近來石灣亦有精巧變窯者，其山水豐潤不亞玉石）看來索然無味。忽念起從前玉石花盆，不能投得到手，未免有些惱氣。且無花梨椅桌、擺襯，一切玩物都在天來之家。蓋貴興係驕矜傲物之人，想來安得不忿？乃仰視而罵曰：「天來，天來！好害怕人！前既阻我功名之願，今番掃我花壇之慶。花盆椅桌被汝秘藏，如此惱人！終當還我，終當還我。」言畢，喝聲：「嘍囉！前往梁家擄掠。」區爵興曰：「何不先致一書，如彼肯從則罷，倘或見拒，然後奪他過來。」貴興嘉納其言，即摻書一封，著喜來帶往。

卻說天來是個孝子，不時回家定省。一日得接貴興之書，暗暗付道：「自從與他外炭，未有往來。何故修書前來？莫非自侮其過，欲與我修和也？」即拆書視之。其書：

檻外百花開放，分外驚人。舍下盆粗不堪悅目，曩日花盆椅桌，幸為分輝。鄰燭借映餘光，俟酒闌花謝，奉璧原珍臨楮。不勝渴望之至。

天來看畢，知貴興係個險心惡人，當以善言答之。即對喜來曰：「本應如命。邇來東江賽會，花盆借與別人。往日迎神，其椅桌現在醫靈會館，如彼送回，自當敬奉。」

喜來回家以告，大拂貴興之意。霎時間，點齊兄弟，逕奔梁家，將往日「廣源店」所投之花盆、椅桌，盡掠一空。恰似宦家嫁女，搬運妝奩。市上道旁無不歎惜。正是：

花放只留芳僂畔，

客來空坐碧階前。

當日貴興大暢所欲，張燈結綵，廣設花壇。所有賀正菊盆，個個移新換田，將琥珀覆面。別培金菊八盆，上蓋珊瑚珠，旁用寶石砌成「卍」字。更栽蘇州玉蘭四盆，高尺許盆，座用象牙雕，通山水人物。一切奇花異卉，古樹靈芝，襯貼得儒儒雅雅，羅列在花梨桌上。遠遠觀之，竟如錦繡一般。

是時，孟春佳節，初九芳辰，貴興對妻妹二人囑曰：「今夜設壇，分為三座。西廳宴親家外戚、大小姨娘，妹子桂仙主席。東所親疏姪女、老幼姑婆，係汝主席。其中廳，我與眾兄弟盤旋。二人須要應酬，不可稍怠。」桂仙曰：「哥哥奪他花盆，掠他椅桌。見之倘且傷心，安忍將身主席乎？哥哥之命，不敢從矣。」貴興曰：「汝既傷心，且勿登堂主席，何敢面刺吾非。此後更不得倚門旁戶，陰往梁家。汝本女流，須知禮義廉恥。」（汝之恩維奚在？）桂仙曰：「父母親情，恩愛難割。」貴興曰：「汝視他為恩愛，曾不知我以為深仇？汝欲結拜金蘭，交搭養福，將我家事泄漏，皆為汝所敗也。」桂仙曰：「哥哥若肯與梁家修和，妹子縱有金蘭，自當裹足。」言罷，淚流如雨，丫環小娟扶入閨房。

是晚，貴興囑咐何氏，兼主東西兩座，自主中廳。鬧酒賞花，一呼百諾。眼前一望，方卉千株，評論一番。斯時酒興方濃，忽聞階下一人厲聲報曰：「事大如天！爾等不得在此賞花吃酒。」不知此人是誰，所報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